思陵翰墨志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思陵翰墨誌
作者：高宗皇帝　宋

宋高宗皇帝禦撰。《宋史·藝文誌》載高宗評書一卷，亦名《翰墨誌》。高似孫《硯箋引》作《高宗翰墨誌》，岳珂《法書贊引》作《思陵翰墨誌》，後人所追題也。高宗當臥薪嘗膽之時，不能以修練戎韜，為自強之計，尚躭心筆劄，效太平治世之風，可謂舍本而營末。然以書法而論，則所得頗深。陸遊《渭南集》稱其妙悟八法，留神古雅，訪求法書名畫，不遺餘力，清暇之燕，展玩摹搨不少怠。王應麟《玉海》稱其初喜黃庭堅體格，後又采米芾，已而皆置不用，專意羲、獻父子，手追心摹。嘗曰，學書當以鍾、王為法，然後出入變化，自成一家。今觀是編，自謂五十年未嘗舍筆墨，又謂宋代無字法可稱，於北宋但舉蔡襄、李時雍及蘇、黃、米、薛，於同時但舉吳說、徐兢，而皆有不滿之詞，惟於米芾行草，較為許可。其大旨所宗，惟在羲、獻。與《玉海》所記皆合，蓋晚年所作也。其論效米芾法者不過得其外貌，高視闊步，氣韻軒昂，不知其中本六朝妙處，醞釀風骨，自然超越。可謂入微之論。其論徽宗留意書法，立學養士，惟得杜唐稽一人。今書家無舉其姓名者。中間論端研一條，謂欲如一段紫玉，磨之無聲，而不以眼為貴，今賞鑒家猶奉為指南。岳珂《寶真齋法書贊》，引此書評米芾詩文一條。此本無之，殆經明人刪節，已非完書歟。

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，無不臨摹。或蕭散，或枯瘦，或道勁而不回，或秀異而特立，眾體備於筆下，意簡猶存於取舍。至若《稧帖》，則測之益深，擬之益嚴。姿態橫生，莫造其原，詳觀點畫，以至成誦，不少去懷也。法書中，唐人硬黃自可喜，若其餘，紙劄俱不精，乃托名取售。然右軍在時，已苦小兒輩亂真，況流傳歷代之久，贋本雜出，固不一幅，鑒定者不具眼目，所以去真益遠。惟識者久於其道，當能辯也。

余每得右軍或數行、或數字，手之不置。初若食口，喉間少甘則已，末則如食橄欖，真味久愈在也，故尤不忘於心手。頃自束發，即喜攬筆作字，雖屢易典刑，而心所嗜者，固有在矣。凡五十年間，非大利害相妨，未始一日舍筆墨。故晚年得趣，橫斜平直，隨

意所適。至作尺餘大字，肆筆皆成，每不介意。至或膚腴瘦硬，山林丘壑之氣，則酒後頗有佳處。古人豈難到也。

衛夫人名鑠，字茂漪，晉汝陰太守李矩妻。善鐘法，能正書，入妙。王逸少師之，杜甫謂“學書初學衛夫人，但恨無過王右軍”也。

端璞出下巖，色紫如豬肝，密理堅致，瀦水發墨，呵之即澤，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，此上品也。中下品則皆砂壤相雜，不惟肌理既粗，復燥而色赤。如後歷新坑，皆不可用，制作既俗，又滑不留墨。且石之有眼，余亦不取，大抵瑕翳於石有嫌，況病眼假眼，韻度尤不足觀，故所藏皆一段紫玉，略無點綴。

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，殊乏以字畫名世，縱有，不過一二數，誠非有唐之比。然一祖八宗皆喜翰墨，特書大書，飛白分隸，加賜臣下多矣。余四十年間，每作字，因欲鼓動士類，為一代操觚之盛。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，而書名顯著非一。豈謂今非若比，視書漠然，略不為意？果時移事異，習尚亦與之汙隆，不可力回也。

《評書》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，舉止羞澀不堪位置。而世言米芾喜效其體，蓋米法欹側，頗協不堪位置之意。聞薛紹彭嘗戲米曰：“公效羊欣，而評者以婢比欣，公豈俗所謂重臺者耶？”

本朝承五季之後，無復字畫可稱。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，備盡求訪。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，姑得時譽，猶恨絕無秀異。至熙豐以後，蔡襄、李時雍體制方入格律，欲度騣騮，終以騱騱不為絕賞。繼蘇、黃、米、薛，筆勢瀾翻，各有趣向。然家雞野鵠，識者自有優劣，猶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。

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，蓋二法不可不兼有。正則端雅莊重，結密得體，若大臣冠創，儼立廊廟。草則騰姣起鳳，振迅筆力，穎脫豪舉，終不失真。所以齊高帝與王僧虔論書，謂：“我書何如卿？”僧虔曰：“臣正書第一，草書第三：陛下草書第二，而正書第三。是臣無第二，陛下無第一。”帝大笑。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二體，不當闕一。所以鐘、王輩皆以此榮名，不可不務也。

晉起太極殿，謝安欲使獻之題榜，以為萬世寶。當時名士已愛重若此。而唐人評獻之，謂“雖有父風，殊非新巧。字勢疏瘦，如枯木而無屈伸，若餓隸而無放縱”，鄙之乃無

佳處。豈唐人能書者眾，而好惡遂不同如是耶？

米芾得能書之名，似無負於海內。芾於真楷、篆、隸不甚工，惟於行、草誠入能品。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，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，進退裕如，不煩鞭勒，無不當人意。然喜效其法者，不過得外貌，高視闊步，氣韻軒昂，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，風骨自然超逸也。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，支曰：“貧道特愛其神駿耳：”余於米字亦然。又芾之詩文，詩無蹈襲，出風煙之上；覺其詞翰，同有淩雲之氣，覽者當自得。

世傳米芾有潔疾，初未詳其然，後得芾一帖雲：“朝靴偶為他人所持，心甚惡之，因屢洗，遂損不可穿。”以此得潔之理。靴且屢洗，餘可知矣。又芾方擇婿，會建康段拂字去塵，芾釋之曰：“既拂矣，又去塵，真吾婿也。”以女妻之。又一帖雲：“承借剩員，其人不名，自稱曰張大伯。是何老物，輒欲為人父之兄？若為大叔，猶之可也。”此豈以文滑稽者耶？

士人作字，有真、行、草、隸、篆五體，往往篆、隸各成一家，真、行、草自成一家，以筆意本不同，每拘於點畫，無放意自得之跡，故別為戶牖。若通其變，則五者皆在筆端，了無閡塞，惟在得其道而已。非風神穎悟，力學不倦，至有筆冢、研山者。似未易語此。

世有《絳帖》、《潭帖》、《臨江帖》，此三書，《絳》本已少，惟《潭帖》為勝者，以錢希白所臨本也。希白於字畫得佳處，故於二王帖尤邃。若《臨江》則失真遠矣。又《淳化帖》、《大觀帖》，當時以晉、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，擇善者刻之。悉出上聖規摹，故風骨意象皆存，在識者鑒裁，而學者悟其趣爾。

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，以八法皆備，不相附麗。至於字亦可正讀，不渝本體，蓋隸之餘風。若楷法既到，則肆筆行草間，自然於二法臻極，煥手妙體，了無闕軼。反是則流於塵俗，不入識者指目矣。吾於次敘得之，因筆其梗概。

草書之法，昔人用以趣急速而務簡易，刪難省煩，損復為單，誠非蒼、史之跡。但習書之餘，以精神之運，識思超妙，使點畫不失真為尚。故梁武謂赴急書，不失蒼公鳥跡之意，顧豈皂吏所能為也？又其敘草大略，雖趙壹非之，似未易重輕其體勢。兼昔人自制草書，筆悉用長毫，以利縱舍之便，其為得法，必至於此。

學書之弊，無如本朝，作字真記姓名爾。其點畫位置，殆無一毫名世。

先皇帝尤喜書，致立學養士，惟得杜唐稽一人，餘皆體仿了無神氣。因念東晉渡江後，猶有王、謝而下，朝士無不能書，以擅一時之譽，彬彬盛哉!至若紹興以來，雜書、遊絲書，惟錢塘吳說；篆法惟信州徐兢：亦皆碌碌，可嘆其弊也。

昔人論草書，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，行斷則再連續。蟠屈拿攫，飛動自然，筋骨心手相應，所以率情運用，略無留礙。故譽者雲：“ 應指宣事，如矢發機，霆不暇激，電不及飛。 ”皆造極而言創始之意也。後世或雲“ 忙不及草 ”者，豈草之本旨哉？正須翰動若馳，落紙雲煙，方佳耳。

士人於字法，若少加臨池之勤，則點畫便有位置，無面墻信手之愧。前人作字煥然可觀者，以師古而無俗韻，其不學臆斷，悉掃去之。因念字之為用大矣哉!於精筆佳紙，遣數十言，致意千里，孰不改現存嘆賞之心!以至竹帛金石傳於後世，豈只不泯，又為一代文物，亦猶今之視昔，可不務乎？偶試筆書以自識。

宋虞龢論文房之用，有吳興青石圓研，質滑而停墨，殊勝南方瓦石。今苕、口間不聞有此石硯，豈昔以為珍，今或不然？或無好事者發之？抑端璞、徽硯既用，則此石為世所略。

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，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人，修祓禊，擇毫制序，用蠶繭紙，鼠須筆，遒媚勁健，絕代更無。凡三百二十四字，有重者皆具別體，就中“ 之 ”字有二十許，變轉悉異，遂無同者，如有神助。及醒後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，終不及此。余謂“ 神助 ”及“ 醒後更書百千本無如者 ”，恐此言過矣。右軍他書豈減《禊帖》，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，若千丈文錦，卷舒展玩，無不滿人意，軫在心目不可忘。非若其他尺牘，數行數十字，如寸錦片玉，玩之易盡也。

本朝自建隆以後，平定僭偽，其間法書名跡皆歸秘府。先帝時又加采訪，賞以官職金帛，至遣使詢訪，頗盡探討。命蔡京、梁師成、黃冕輩編類真贋，紙書縑素，備成卷帙。皆用皂鸞鵲木、錦褾褫、白玉珊瑚為軸，秘在內府。用大觀、政和、宣和印章，其間一印以秦璽書法為寶。後有內府印，標題品次，皆宸翰也，舍此褾軸，悉非珍藏。其次儲於外秘。余自渡江，無復鐘、王真跡。間有一二。以重賞得之，褾軸字法亦顯然可驗。

智永禪師，逸少七代孫，克嗣家法。居永欣寺閣三十年，臨逸少真草《千文》，擇八百本，散在浙東。後並《楔帖》傳弟子辯才。唐太宗三召，恩賜甚厚，求《楔帖》終不與。善保家傳，亦可重也。余得其《千文》藏。

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，每不自檢束，號“楊風子”，人莫測也。其筆劄豪放，傑出風塵之際，歷後唐、漢、周，卒能全身名，其知與字法亦俱高矣。在洛中往往有題記，平居好事者，並壁畫，置坐右，以為清玩。

余嘗謂，甚哉字法之微妙，功均造化，跡出竊具，未易以點畫工，便為至極。蒼、史始意演幽，發為聖跡，勢合卦象，德該神明，開闔形制，化成天下。至秦漢而下諸人，悉胸次萬象，布置模範。想見神遊八表，道冠一時。或帝子神孫，廊廟才器，稽古入妙，用智不分，經明行修，操尚高潔，故能發為文字，照映編簡；至若虎視狼顧，龍駭獸奔。或草聖草賢，或絕倫絕世，宜合天矩，觸塗造極。非夫通儒上士詎可語此，豈小智自私、不學無識者可言也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